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5.01.01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 挑战与对策

俞光华, 杨梦莹

摘要: 教育数字化转型对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有重大促进作用, 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重大影响, 特别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明显。教育数字化在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的同时也开辟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场域, 在算法制约和“数字鸿沟”影响下,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空间虚拟、技术钳制、素养鸿沟等挑战, 加大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化、拓展及强化的难度。通过加强建设数字思政促进虚实阵地融合、强化技术精度规避算法偏见、提升数字素养增强教育效能等对策应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中的挑战。

关键词: 教育数字化;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数字思政

中图分类号: G434; 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5)01-0098-12

收稿日期: 2024-09-27

基金项目: 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数智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风险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 23A18);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湖南省属高校思政课教师数字素养现状调查与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XJK24BGD043)。

作者简介: 俞光华(1979—), 男, 湖南益阳人, 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科学社会学, E-mail: 68768904@qq.com; 杨梦莹(1996—), 女, 湖南湘西人, 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习近平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1]推进教育数字化是数字时代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途径和重大任务。教育数字化的发展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迈入新纪元, 显著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智能化与精准度, 实现教育模式深刻变革与教育效果飞跃提升。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和深度应用, 也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潜藏着多方面的风险与挑战。

一、教育数字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现实挑战

2022年至今,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连接了51.9万所学校, 辐射1 880万名教师、2.93亿名在校生及广大

社会学习者^[2]。《2023年中国数字教育市场数据报告》显示,2023年数字教育用户规模达3.49亿人,同比增长11.14%^[3],其中高校师生是数字教育市场主力军。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高校师生群体逐渐融入数字化学习环境中。然而,随着教育数字化程度加深,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虚化、窄化、弱化等风险,形成了场域转换、技术钳制和素养鸿沟等现实难题。

(一) 空间虚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化难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因网络空间兴起得到拓展,创造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场域,空间虚拟、身份离场、知识延展使新兴场域面临着将“阵地”、主客体及教育内容现实化、具体化、明确化的难题。

第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现实化难题。阵地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场域或空间。马克思认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4]。网络空间则“是运用数字技术虚构、拟化和营造出来的空间”^[5],是数字时代的客观存在。数字化教育依靠网络空间运行,意味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现实世界运行基础上,必须分离出部分力量和精力参与到网络空间的教育活动中,开辟出新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阵地。这一虚拟阵地的开辟,也让高校数字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将虚拟空间转换为具体、明确和可操作空间的实化难题。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去人性化,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阵地难以实化为现实阵地。数字阵地“依托机器赋能、数据驱动和算法推演”^[6],全面采集、分析用户思想、学习及生活方面的数据,将属于各个个体独有的思想情感转化为数据储存在机器载体中,对数据进行筛选、拆分、归类,精准描绘人物画像,“人越来越失去了亲密关系、人格身份和各种真实的拥有,人逐渐变成了机器识别和智能解析下的‘虚拟数字人’”^[7]。这种网络虚拟态的数字人难以承载高校师生的全部思想和情感,也让高校数字思想政治教育难以展现必要的“温度”与“烟火气”。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阵地难以转化为实践阵地。计算机网络技术高度仿真现实生活创造具有临场感觉的网络虚拟环境,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幻化为虚拟阵地。“与传统意义上具有先在性、客观实在性、确定性特征的空间”^[8]相比,网络空间属于数字技术“表达出来的空间”^[9],尽管其包含着巨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素材,但它“本身是一个没有任何中心与权威的系统”^[10],如何将虚拟空间的资源转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阵地,仍然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突破的瓶颈。

第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现实化难题。高校师生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已形成稳定的身份意识,教师与学生的施动者与受动者关系明确。但在数字空间环境中,教师身份幻化为“数字人”身份进行信息投喂,学生身份演化为信息接收者和索取者身份,二者以信息交流为主要形式,造成身份离场,不可避免地带来意识与情感的缺位。首先,网络空间中教师身份虚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难形成在场效应。网络环境中,教师的身份不再受物理空间限制,呈现出流动性、不确定性和虚拟性特征,即网络空间的身份“离场”效应。这种效应对个体的行为模式、社会交往方式以及整个网络生态都产生深远影响。在数字教育时代,教师的“数字人”身份主要用于承载信息,而非投入情感,一些教育信息平台甚至可能因承载主要的教育信息而充当网络空间的“超级教师”角色。教师的身份虚化为信息数据,教师无需在场对学生学习状态进行真切观察,离场效应令教师失去对教学效能的深切体会,教师主体身份与职责弱化为虚拟世界的信息载体。其次,网络空间中学生身份虚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客体难形成具身认知。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应该同身体的特殊感觉通道相联系,具体的个体在实时环境中才能产生真实的认知。“这种认识是由内而外的、生成式的,它是个体对世界最原初,最鲜活的认识”^[11]。数字教

育环境下,学生长期沉浸于虚拟环境,缺乏对现实环境的体验与感悟,可能获得虚拟认知,形成虚拟情感,甚至构建“虚拟人”身份认同,可能会让学生对现实身份产生认知偏差,造成现实人的自我回避。

第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实化难题。在虚拟空间中,人类知识呈爆炸式增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淹没于庞杂的海量网络信息,甚至被机器知识和“暗知识”所左右,这种认知延展削弱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系统性和实在性。首先,机器知识涌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难凸显。机器虽然能够模拟人类认知过程,但其产生的知识并不具备自我意识、情感或道德观念,因此无法自发地形成和坚守意识形态,且基于数据抓取与自身逻辑形成的信息往往存在漏洞,甚至有“编造”之嫌^[12]。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特别是网络空间的知识,可能只是机器展现的技术上的“知识中立性”状态。高校要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将意识形态内容以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广泛而精准地分发给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当代大学生,并实化为学生的思想、情感和态度,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其次,暗知识出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难显扬。人类传统知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文字和语言记载并流传下来的“明知识”;另一类是只能在感觉上把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知识”。而在数字化时代,通过学习的机器催生出新的“既无法感受又无法表达和描述的知识”^[13],即“暗知识”。“暗知识”的出现,拓宽了人类视野,增加了知识维度。但对于高校在网络空间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其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内容容易被机器“暗知识”化,让这些内容潜隐于大众信息中,难以被学生发现和接收。

(二) 技术钳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拓展难题

数字技术是推动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关键要素。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度应用给高校提供了海量教育资源,如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了超2.7万门优质大学慕课,为广大师生和社会学习者提供“一站式”服务^[14],极大拓展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但数字技术形成的圈层壁垒、信息茧房、数字偏见等负面效应,也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渠道拓展、内容拓展、认知拓展等难题。

第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渠道拓展难题。随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程度加深,高校师生圈层化现象日益凸显,圈层之间的“壁垒”也深刻作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空间的圈层是指多元化的社会主体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在网络世界被以兴趣、价值观、地域、专业等因素而分类成的网络社交群体。圈层一般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不同圈层之间存在的相互区分的界限和障碍就是圈层壁垒,它通常阻碍信息和资源在圈层之间的自由流通,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渠道拓展面临一定难题。一方面,圈层壁垒林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圈层区隔难整合。圈层壁垒最突出的表现是圈层间的差异与隔阂。圈层的形成有利于高校师生打破地域界限,根据自身兴趣、观念“入圈”,但也让他们拘囿于圈内特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范式而减少与外圈交流与互动。不同圈层的师生往往因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而使得统一的思想教育内容难以在不同的圈层中获得广泛认同,进而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圈层差别。高校圈层越多,壁垒越多,各圈层的思想教育内容、形式等差异就越大,内容和形式相对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发与传播就越困难。圈层壁垒还导致相对一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难以触及所有学生群体,特别是那些处于边缘化或小众圈层的学生,可能因为游离于主流圈层之外而被排除在主流教育渠道之外。另一方面,圈层壁垒森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圈层固化难突破。圈层壁垒的另一表现是“圈外人”难以“入圈”,“圈内人”也难以“出圈”,圈层内部成员间交流频繁,对外则相对封闭的圈层固化现象。网络世界的圈层固化越严重,圈内信息越同质,对外部信息的排斥越坚决,圈层内外的信息交流越困难。

相较于传统系统性、理论性较强的主流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圈层固化背景下,圈层内外的信息壁垒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传播过程中容易遭遇阻碍,导致思想政治教育难以突破固化的圈层壁垒。

第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拓展难题。教育数字化背景下,高校师生易受“信息茧房”所困。信息茧房是指人们受兴趣、观念等引导而习惯性地关注某类信息,从而将自己的信息领域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在网络空间,“信息茧房”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常常导致信息环境窄化,主体认知固化,群体极化加强,观念对立加剧,沉浸于单一化的信息环境,阻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拓展。具体表现为:其一,信息封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陈旧难创新。“算法始终以民众的价值偏好为推荐对象,造成算法推荐逐渐固化”^[15]。进一步来说,“信息茧房”有着较强的封闭性,茧房内的师生关注的信息内容相对聚焦,容易形成信息孤岛。他们接受统一化的信息内容,外部多元信息难以有效引入与整合,视野和思维受到限制,慢慢被固定化、模板化、简单化信息内容束缚,阻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创新。其二,信息同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趋同难丰富。信息茧房内同质化内容将加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窄化风险。“信息茧房”内的内容同质化,使高校师生逐渐沉浸于自己感兴趣或与自己观点相符的信息,忽视或排斥其他不同观点而产生信息偏见,并逐渐丧失对宏观信息的持续注意力。长期处于信息茧房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其教育理念可能受到所接触信息的影响而逐渐固化,其选择的教育内容也可能由于选择局限而趋向单一化、同质化。而在学生端,信息茧房也让学生难以跨出自己感兴趣的信息领域,导致学生接收到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难以形成全面、客观的价值观念。

第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认知拓展难题。数字化依赖于数据要素的可信治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深度依赖思想政治教育数据要素的可信度和公信力。然而数据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数据能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教学及评价方面的依据,另一方面数据也会让高校师生投入大量注意力从而极易落入“数据牢笼”。主要表现为:其一,唯数据论,数字认知逻辑难改变。数字时代,有人认为“所有决策都应当逐渐摒弃经验与直觉,并加大对数据与分析的倚重”^[16]。但是,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过分依赖数据,如网上课程浏览量、网络信息转发量、网络讨论评论量等数据指标,而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质量、实际思想情感转化效率等重要指标,容易滋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法,也容易产生数据造假、媒体炒作等不良现象,不仅影响管理层决策,而且损害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形象和公信力,甚至影响教育主客体关系。其次,数字偏见,数字认知思维难开阔。高校师生这一特殊群体对新技术通常具有较高接受度,更容易受到数字信息影响。相较于理论性较强、篇幅较大的信息,教育数字化背景下,高校师生更多地暴露于“小”而“精”的“快餐式”、碎片化信息中。高校师生在数字环境中可能更容易因数字信息过载而产生数字偏见和错误判断,进而形成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式和情感的偏见。

(三) 素养鸿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强化难题

随着教育数字化进程加快,“接入鸿沟”近乎填满,随之而来的“‘人’运用信息技术的素养、方式、能力的不同而产生的鸿沟”^[17],即“数字素养鸿沟”凸显。数字技术在快速发展进程中的复杂性使高校师生难以紧随其步伐,数字素养鸿沟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强化难题。

一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供给端的动能强化难题。进一步强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关键在教师。教师的数字胜任力是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决定性力量。欧盟将数字胜任力定义为“人们自信、批判和创新性地在工作、休闲以及社会交流中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18]。当前,处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供

给端的相关教师在数字胜任力上差异较大,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供给。其一是部分教师自信不够,不敢开拓思想政治教育数字新领域。部分教师对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智能教学存在畏难情绪,部分教师在“数据解读……方面的能力还很欠缺”^[19],部分教师担心掌控不好数字技术,从而倾向于选择更加保险的教育模式来降低风险,拖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步伐。其二是部分教师不愿探寻思想政治教育数字新风险。部分教师还未彻底廓清数字技术之本质,忽视其潜在风险,对数字产品和网络信息全盘接受,甚至自身也沉浸于数字产品应用难以自拔,对网络和网络信息缺乏有效鉴别,对网络不良信息和思潮难以进行理性批判,削弱思想政治教育效能。其三是部分教师创新不足,不会使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新技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中部分人观念保守,不愿“既谋求在现实社会场域中发展,也追求在虚拟社会场域中发展”^[20],不敢全面深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难以符合高校数字思政要求。供给端的保守态度、畏难情绪、技能差距,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加强的动能。

二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接收端的效能强化难题。大学生作为“Z世代”原住民,与发达数字环境相伴而生,但受地域、文化、经济等影响,其数字适应情况存在较大差别,影响高校数字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其一,数字认知差异,学生思想认识难协同共进。部分大学生对“数字素养”概念缺乏清晰的认识,部分大学生对数字素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数字伦理意识不强,安全意识不足,导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升数字素养的主动性不强,缺乏隐私保护意识,容易泄露个人信息、侵犯他人隐私、受到网络攻击或产生网络欺凌等不当行为。学生对数字世界的认知差异,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率不一,难形成同频效应。其二,数字技能差距,学生数字素养难同步提升。受经济、文化、地域、学校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及家庭背景、个人兴趣等因素影响,大学生的数字技能存在显著差异。这导致部分大学生数字技能水平不高、部分大学生利用数字技术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学生数字技能的显著差异,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能不同,难产生同步成效。

三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保障端的支撑强化难题。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但整个管理链条中设计者与执行者之间、执行者的认知与能力之间存在的认知—执行、执行—反馈“鸿沟”,令数字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难以顺利实现。其一,知行鸿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保障执行难。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设计者与执行者之间在认识与行动上存在较大差距。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设计者通常拥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熟知国家相关政策,其擘画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蓝图前景光明。但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执行层与管理层之间的数字素养差异,令数字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推进打下折扣,如有些高校“挂牌”建设数字思政教学基地,“学校在挂牌之后没有实际的建设内容,存在‘一挂了之’、基地空壳化现象”^[21]。其二,知能鸿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支撑兑现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需要执行者的知能支撑。但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执行者的认知与技能、理论与实践之间仍有较大差距。尽管认知是技能形成的基础,但在实际的学习与工作中,认知能力与实际操作能力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即知能差距^[22],认知资源难以有效地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技能,形成难以跨越的鸿沟。

二、教育数字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23]而教育数字化背景下阵地分立、技术异化以及高校师生素养鸿沟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形成了安全掣肘。数字技术迅速更迭引发的场域转换、算法拘囿、知能延时导致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多重难题。

(一) 场域转换:有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虚实融合不足

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常借用思政课堂、校园活动、文化传播等方式开展,起到很好的灌输作用。随着教育数字化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迅速进驻虚拟网络场域。但两个阵地的并起,令“青年群体的身体在场与思想在场已不再相互依赖”^[2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虚实融合难度增大。

第一,虚实差异不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阵地融合。传统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两个场域在不断交融过程中涌现新质载体,而高校对虚拟阵地规律性认识程度要稍落后于其发展水平。其一,空间结构转变,妨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场域整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的二元结构转变为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信息空间的三元结构”^[25]。相比于二元结构来说,三元结构不只是信息的简单罗列,不同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内容、形式、功能上的差异,通过各个空间全方位、多层次的交叉渗透,影响着高校的方方面面。随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越来越多地在虚拟空间中开展,三元结构各自的界限日益模糊,难以有效整合各个空间的资源,形成协同思政的合力,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虚拟阵地的实化带来难度。其二,载体衔接梗阻,妨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扩容。“空间不是一个充满所有物的苍穹,而是连接物体的普遍能力”^[26]。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中,师生需频繁切换于虚实之间,不同空间出现的载体断链或不连贯会让他们感到不适应。这种体验上的差异可能会让其产生疏离感,导致现实空间的情感难以顺利与虚拟空间联通。在情感祛魅的环境下,可能会让师生在履行思想政治教育任务中携带消极情绪,弱化虚拟空间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

第二,身份转换不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间性实现。现实与虚拟两大阵地交错互融中,虚拟场域的“虚强实弱”放大主客体自我认同危机。这个新场域虽扩展了主客体的身份范围,但身份的丰富也会带来主客体身份重构的混淆,给其造成心理上的困扰。首先,教师身份虚拟,有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涵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情感交互的教育,能够“接受外在社会文化与环境的渲染是成为情感主体的条件之一”^[27],虚拟身份教师的表情、语气、情感氛围潜隐于数字信息中,缺少社会文化以及生活经验的注入,难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当中的情感主体,也就难以和教育客体产生情感交互。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情感交互受阻状况下,容易引发教育客体的抗拒,失去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共鸣。其次,学生身份虚拟,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约束机制的作用发挥。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8]。虚拟场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生身体无需“到场”,他们通过自由界面接人,制造虚拟样貌、性格、爱好,产生无现实根基的幻想身份,并利用虚假身份进行交流和互动。以匿名形式进行师生互动,学生自由度高,容易受人工智能的无理由编造、历史篡改与网络文化影响,从而形成对网络态度的群体极化,削弱自我身份的同一体认。

第三,信息偏差有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确证。由于文化水平、知识背景、信息提取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对同一信息存在不同理解与解释,从而出现信息偏差。尤其是数字时代,虚拟场域信息更新内容之广,扩散速度之快,暗含寓意之杂,有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立信度。特别是这种偏差不仅仅存在于信息的理解与解释上,往往还涉及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不对称。首先,机器知识的不确定性,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可信度。数字化时代,“人类将不再是唯一的知识生产和拥有者,智能设备也将

具有同样的能力”^[29]。但机器生产的这种知识不具备意识形态立场,它实质上是对人类多种思想及多种可能性的一般归纳与组合,不能保证它的正确性。机器不加筛选地接收并呈现各种信息,而非基于主流价值观或主流意识形态的过滤,一定程度上削弱高校师生自主辨别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能力,妨碍机器知识转化为实在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其次,机器知识的“黑箱效应”,遮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辨识度。智能技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凭借强大的模拟测算、穷举试错的能力超越高校既有的经验,获得我们还未探索过的海量“暗”知识^[30]。但高校师生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其认知能力受到感知能力、思维能力、记忆力等诸多因素限制,难以超越机器处理数据的体量与速度。二者处理信息的偏差造成我们更加依赖于虚拟空间的知识产出,加之算法运行过程的不透明,主流意识信息传播受到阻碍,导致“黑箱效应”愈加显著,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辨识度降低,阻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

(二) 算法拘囿:技术难题干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进程中出现的圈层壁垒、信息茧房、数字偏见等问题,追根究底是数字技术,特别是算法本身存在的问题所致。算法是数字技术的核心,也是教育数字化的核心技术,它在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同时,也带来诸如思想政治教育渠道分化、信息轰炸、思维“围猎”等问题。

第一,算法选择有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渠道管理。主要体现在:一是在网络空间将同类(基于兴趣、价值观、地域、专业等)人员集中于特定网络空间,形成圈层;二是将同质信息与同类人员进行深度绑定,固化圈层。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而言,算法的选择性影响主要有二。一是算法选择产生场域分隔,有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渠道整合。算法技术通过数据分析将师生打上不同标签,将不同类别的师生分隔到不同的场域,形成网络圈层和圈层壁垒。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载体的圈层平台相互割裂,不同圈层间的差异和区隔壁垒让处于特殊圈层中的师生被圈在特定范围内,成为滋生小众文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温床”,让圈层主体对高校主流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产生排他性,阻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和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渠道整合。二是算法选择助长群体极化,有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圈层渠道开拓。“人工智能技术越是迅速发展,越是会精细化地影响育人主体的育人决策,越是以精准的算法影响育人客体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反过来产生一种僵化、固化的效应”^[31]。算法的选择性过滤可能弱化圈层内外的信息交流,让圈层内的师生被迫沉浸于圈层内的信息或观点,从而形成圈层内的群体极化,阻碍高校通过圈层开拓思想政治教育渠道。

第二,算法推荐阻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治理。算法推荐是指根据用户的过往行为或邻近偏好,通过一些数学算法,向用户推荐其可能喜欢的内容。算法推荐技术对提升信息传播效率和个性化体验的积极作用显著。然而,算法推荐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应用也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其一,算法推荐形成“信息茧房”,阻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算法推荐根据用户的兴趣和偏好构建个性化的信息环境,往往倾向于推荐用户感兴趣或易于获得关注的内容,如娱乐化、低俗化议题,导致同质化信息在用户推荐池中的权重不断增加。而那些富有深度、思想性、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教育内容,因表达方式较为正式严肃,可能遭到算法“冷落”,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不足。其二,算法推荐加剧信息轰炸,阻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算法推荐具有“黏滞性”。算法推荐根据高校师生的历史浏览、点赞与收藏等简单指标,依靠代码程序来实施计算,进行个性化推荐。算法一旦发现用户对某个类型、话题驻足时间较长或者点赞,便会为用户打造“个人画像”,对用户实施信息“轰炸”,反复推荐同质化

内容以增加“黏性”。进一步来说,尽管算法推荐技术给高校带来了精准的思想教育内容投放,但分门别类的个性化推送反而会窄化师生接收的思想教育内容,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动态创新。

第三,算法束缚妨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认知梳理。马克思曾说:“技术在某些时候成为统治、敌对、异己的力量”^[32]。算法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也是一把“双刃剑”,其不良影响主要包括思维上的数据崇拜和生活中的算法控制。其一,算法崇拜,妨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思维拓展。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的普及、数据力量的显现,让高校师生在“接受数字符号阐释的过程中潜在地接受其主体规训和意识形态的质询”^[33]。作为量化工具的算法和数据的精确性与可靠性、解释力与预测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合大众的从众心理和认知依赖,给人们带来安全感和掌控感。特别是在技术导向和个性化推荐的教育模式下,教育者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被削弱,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抑制,算法成为限制人们独立思考与创新,助长“去人化”教育的异己力量。其二,算法围猎,妨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思想认同。算法根据用户的浏览历史、兴趣偏好等数据进行个性化推荐,使用户长期沉迷于某类信息中而难以自拔。算法本身不具备人的认知立场,目前的算法技术也还不具备完全自主识别并抵制认知偏见的能力,在人机交互、数据处理、模型训练等过程中可能强化偏见,尤其是在“个性化”的信息轰炸中,人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意志可能受到冲击而弱化。

(三) 知能延时:数字素养不足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强化

数字技术为高校加强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新手段,便于高校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沿动态,大大提高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率。但由于高校师生群体中“计算机思维”和“数字化胜任力”的差距将会导致高校“智能鸿沟”凸显^[3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成效不显著。

第一,教师端的数字胜任力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供给。部分教师由于认知与能力间的差距,不敢、不愿、不会使用数字技术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降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供给质量。其一,部分教师认知不够,影响高校数字思想政治教育供给。部分教师对教育数字化急速发展的认知与理解相对滞后,担心在数字化教学中泄露隐私,担心在收集使用学生数据过程中侵犯学生权益,给自身职业发展带来舆论压力等,不愿涉足高校数字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其二,部分教师能力不强,影响高校数字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利用。部分教师对信息处理不熟练,对自身数字技能不自信,出于数据安全以及自身职业安全考虑,担心驾驭不了数字技术带来的不可控风险,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的有效利用。其三,部分教师缺少培训,影响高校数字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提升。培训资源分配与培训计划实施的时空限制,令《教师数字素养》这一教育行业标准尚未完全落实到教师资格证考试的各项环节中^[35],制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数字技能提升。部分教师的数字技能应用水平有限,难以将思想政治教育任务贯彻到数字空间,导致他们在网络空间的思想教育实践中显得力不从心。

第二,学生端的数字适应力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36],而部分高校学生在其中某些方面存在短板。首先,部分学生不清楚网络空间“自我”与“非我”区别,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空间的成效。数字技术尝试还原现实教学场景,高校学生不仅是坐在教室里实名制上课的主体,同时也是数字技术打造的镜像世界的主体。“这种‘虚拟’人格会逐渐演化成‘非我’人格,认为现实中的‘我’不需要对网络上的‘我’的言语行为承担责任”^[37]。这

种脱离现实的遐想,加剧学生的自我意识混淆,影响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其次,部分学生没有深入了解数字技术的“利”“害”关系,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现实场域的成效。数字技术的合理利用可帮助学生拓宽视野,提升学习效率,增强创新能力。同时,也可能让学生面临信息过载,知识碎片化而难以形成系统认知,并且过度使用数字设备可能导致学生产生网络沉迷与依赖,进而影响现实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成效。

第三,管理端的数字赋能力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执行。由于保障端工作人员数字素养的参差不齐,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规划、实施和管理。其一,设计者与执行者的知能延时,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规划与实施。设计者的认知深度与执行者的实施力度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实施保障,但执行者的数字技能跟不上设计者的数字意识,存在一定的时间差。部分高校由于执行端的数字执行能力需要时间培养,相较于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硬指标”,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实施便只能被视为“软任务”。其二,执行者的知能延时,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环境建设。执行者只有经历了对数字化的认识、探索、理念内化,基础技能习得、实践应用、持续学习与创新的过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保障端人员才能真正具备推动数字化环境建设的能力和动力。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政课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38]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中出现了虚实衔接、技术钳制、素养鸿沟的挑战,对此,需切实从场域转换、技术精度、数字素养多维度“对症下药”,打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新局面。

(一) 以实融虚:推进数字思政建设,拓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阵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虚拟场域、主客体、内容之所以难以实化,其原因在于与现实场域衔接不畅。对于此类实化难题,增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虚拟场域“烟火气”,强化教育主客体情感投入、高效整合海量资源是必要条件。具体而言,其一,打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基建,引导虚拟阵地成为现实阵地的延伸与扩展。完善“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为满足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39]。以此更好地连接两个空间,构建两个教育空间的亲密关系,提供丰富多彩的使用体验。同时,要坚持现实阵地不动摇,对虚拟阵地的把握始终要回归现实生活场景,旨在减少受教育者的空间割裂感,增强其认同感与归属感,促进虚实两个空间融合。另外,应当致力于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学习者运用高阶思维能力处理与应用知识,以此转变传统上侧重于知识的简单获取、机械记忆与存储的学习方式。其二,抢占思想政治教育宣传高地,加大教育者对虚拟阵地的情感投入。必须与时俱进更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不断提升教师在虚拟阵地的情感引导力。打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虚拟阵地“去人性化”的局面,把有温度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宣传扩散到各个角落,掌握虚实阵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为此,高校可以利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增强与现实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播的互动性,加强师生之间情感互动,保障思想政治教育虚拟阵地充满亲和感。其三,扩大优质网络信息供给,真正用好网络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建设中的优势。加强网络信息的筛选机制,“及时将内嵌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文化产品注入‘算法内容池’,优化内容配比,并赋予优质网络文化产品更大的权重值,给予推荐优先级”^[40]。同时,减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递中间环节,提高信息准确性和可

信度。将生活中的例子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融入思政课中,将建设好的思政实践课堂用于学生的日常授课中,让学生更加贴近现实阵地,减少信息偏差。

(二) 以理驭术:提高数字技术精度,规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算法偏见

引导技术成为理性工具,不断改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准确性、广泛性、价值性等三个层面的传播形势,不断提高主流思想传播效率。一是拓宽高校主流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渠道。高校可以打造集校园网站、社交软件等为一体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实现全面覆盖、多元内容、多种媒介共同放大破壁效果。利用多种渠道呈现具有广泛共鸣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将多元文化融入主流价值观中,鼓励师生打破圈层,促进不同圈层之间的融合。增加思想政治教育渠道的创新性,打薄网络圈层厚度。探索名师VR讲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明星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类活动结合的新模式,突破圈层固化思维,让师生能够始终被主流思想意识围绕。二是提高高校优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网络传播的准确性。高校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对学生的网络行为进行精准画像,“通过画像认识学生内在的思想情感、发展需求才是关键所在”^[41]。进一步建立主流思想政治教育供给内容与学生多样化个性化需求间的精准匹配和供给链条,通过数据访问、调查及时了解学生接受主流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后的效果,立行立改提升主流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精准传播。加强师生在网络空间中的理性认识,帮助其增强对多元文化的辨别能力。三是加强高校主流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的价值性。高校要正视师生的现实数据需求,透析技术内部运行原理,杜绝虚假信息传播,使收集到切实可行的数据能为高校所用,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和评价标准,以适应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确保数字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性,增强算法的透明度。技术本身并无对错,但是利用技术目的不同会造成截然不同的效果,必须防范资本背后赋予技术的思想风险,规范资本进场方式。对于西方数字技术的引进,要引导其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杜绝其在技术中操控算法。

(三) 以人为本:提升师生数字素养,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能

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数字素养与技能,促进数字思政与高校融合发展。其一,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师在数字技术和信息素养方面的专业水平。首先,建立长效的专业发展机制,设立专业的专业发展岗位或职称,提供相应的晋升和激励机制,减轻教师在教学方面的压力,引导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数字素养水平,打消教师对数字技术应用的顾虑。其次,增加教师数字技能培训机会,提高教师数字胜任力,确保每一位教师都能熟练操作VR、AR、MR与XR等数字软件,提高数字技术、数字设施的使用频率,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场景常态环境。其二,响应国家战略规划与需求,制定一体化数智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方案。增强学生对数字技术的兴趣和学习的动力,加强对数字技术应用前景的宣传和教育。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和探索,譬如可以在线上线下课堂中开通弹幕留言功能,引导学生线上积极交流融入课堂。还可以鼓励其参与数字技术相关的项目和实践活动,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其三,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端的保障机制,打造协同管理矩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端必须提高自身执行力,贯彻落实上层思想政治教育设计。对此可以通过加大对先进数字技术设备和资源支持,提供实际操作的平台和技术。其次,完善数字技术和数字素养评估方式,强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氛围建设。在考核和评估中增加对师生数字技术和信息素养的评价标准,使其成为其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评估的结果反馈,让师生能够了解自身的不足,从而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改进和提升。总的来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端、师生必须联合起来,协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由传统教室向虚拟空间的转型升级,

构建融合线上教学与线下实践、课堂内讲授与课外拓展相衔接的一体化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 [1]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N].人民日报,2023-05-30(001).
- [2] 数字教育 引领未来——我国教育数字化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综述[N].中国教育报,2024-01-30.
- [3] 2023年中国数字教育市场数据报告[EB/OL].(2024-05-13)[2024-06-08] <https://www.100ec.cn/home/detail--6638652.html>.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5.
- [5] 唐良虎,吴满意.数字思政空间的基本内涵与价值意蕴探析[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3(4):136-144.
- [6] 谭培文,邝文聪.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应用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4,40(2):161-168.
- [7] 巩永丹.西方左翼对数字资本主义人的“新异化”的批判及其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1):123-135.
- [8] 高盛楠,代金平.数字思政空间:基本内涵、运行机理与建设路径[J].探索,2024(4):139-152.
- [9]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75.
- [10] 李亚宁.网络文化传播与当代青年政治价值观建构[J].理论导刊,2006(6):76-78.
- [11] 徐乐乐,韦祥.智能时代的自我教育:内涵、困境与出路[J].中国电化教育,2023(11):28-36.
- [12] 张惠彬,许蕾.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伦理风险与治理路径——基于罗素大学集团的实践考察[J].现代教育技术,2024,34(6):25-34.
- [13] 王维嘉.暗知识:机器认知如何颠覆商业和社会[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27.
- [14] 李永智.以数字化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N].人民日报,2023-10-13(009).
- [15] 张晋铭,徐艳玲.智能时代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研究——现实审视、赋能忧患与恰切进路[J].兰州学刊,2024(1):1-10.
- [16] 史蒂夫·洛尔.大数据主义[M].胡小锐,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
- [17] 葛新斌,张玲.城乡教师“新数字鸿沟”之缘由与弥合路径探析——从“知沟”的理论视角出发[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42-51+205.
- [18] EUROPEAN UNION. Key competences for lifelong learning: European reference framework[R].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6:1-10.
- [19] 白雪梅,顾小清,尹欢欢,等.数据驱动精准教学:实践路径、感知理解与现实困境[J].电化教育研究,2022,43(4):77-84.
- [20] 曾令辉,郑永廷.虚实场域交融与人的发展多重矛盾[J].社会科学家,2008(4):117-120.
- [21] 石苇.高校“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略探[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8):59-61.
- [22] FREEMAN S, EDDY S L, MCDONOUGH M, et al. Active learning increases student performance in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111(23), 8410-8415.
- [2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54.
- [24] 吴云志,孙扬.当代青年对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4,40(1):47-52.
- [25] 潘云鹤.人工智能2.0与教育的发展[J].中国远程教育,2018(5):5-8+44+79.
- [26]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10-311.
- [27] 颜士刚,王丽蕊,周紫婷.论情感教育视角下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德育困难[J].现代教育技术,2022,32(4):5-12.
- [2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 [29] 李冀红,庄榕霞,年智英,等.面向人机协同的创新能力培养——兼论面向智能时代的创造性人才诉求[J].中国电化教育,2021(7):36-42+61.
- [30] 杜华,顾小清.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观审思[J].中国远程教育,2022(10):1-9+76.
- [31] 牛苗苗,孙涛.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场范式、风险挑战及其有效对策[J].理论导刊,2023(5):128-132.
- [3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8.
- [33] 杨章文.数据拜物教的哲学实质及意识形态批判[J].学术交流,2023(6):16-30.
- [34] 冯仰存,任友群.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教育扶智:消除三层鸿沟,阻断贫困传递——《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解读之三[J].远程教育杂志,2018,36(4):20-26.

- [35] 荆鹏,吕立杰.基础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的理论探索与推进策略[J].课程.教材.教法,2023,43(12):147-152.
- [36]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EB/OL].(2021-11-05) [2024-07-18]. https://www.cac.gov.cn/2021-11/05/c_1637708867754305.htm.
- [37] 任凤琴,董子涵.风险与超越: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的伦理分析[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5(6):80-89.
- [38] 习近平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N].人民日报,2024-05-12.
- [39] 杨宗凯.用好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数字底座”[N].中国教育报,2021-08-09.
- [40] 张雅楠.“电子榨菜”的爆火成因、时代症候及诊治理路[J].思想理论教育,2024(5):100-105.
- [41] 操菊华,熊娟.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教学的三重审视[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12):69-72.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ization

YU Guanghua, YANG Mengying

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rning society and a learning country with 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 but it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specially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has opened up a new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le opening up a new track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gorithmic constraints and "digital divid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spatial virtualism, technological suppression, and literacy divide, which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solidifying, expanding and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should seek countermeasures to comprehens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promoting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virtual and real positions, strengthening technical precision to avoid algorithmic bias, and improving digital literacy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 digit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